

要太陽的人

羅迦著

要太陽的人

羅迦著

翻身社出版

人 的 陽 太 要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著 者：羅 迦

出 版 者：翻 身 社

武進路四三五弄三十五號

經 售 處：上 海 各 大 書 局

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出 版

給作者及其他

—如火—

羅迦兄在近一年中出版的詩集，有「我愛早晨」「誘惑的城市」「給屠殺者」和這本「要太陽的人」一共是四冊，每本我都詳細地讀過一篇，這四本詩集中，最感動我的和能表現作者銳利的眼光和天才的要算「農村素描」「給屠殺者」「要太陽的人」「我回來了」，而這四篇我主觀認為代表作的頂優秀的而強烈地表現了反動集團獸性底高壓和瘋狂的殘暴手段；以及人民底反抗力量。又要算「要太陽的人」。這篇詩作的的確確說明了作者對今日革命的認識，指示出兩個不同的政權，一個是統治集團代表剝削階級

的；一個是人民爲了消滅剝削的反封建而奪回自己底自由政權，指出二者之間，後者是一定勝利；和革命底力量是靠什麼勝利的。從作者這點信心和遠見，也附帶說明了作者對革命事業堅決的鬥爭態度，據我知道，當「要太陽的人」在白區發表的時候，他引起了統治者底「憤怒」，朋友中因此受到迫害，第一次在青島日報連載，（三十六年八月十日）被偽警備部嚴厲查問，第二次，三十六年十月於瀋陽日報詩戰線第十期連載，同樣也被偽警備部嚴密注意，以致連載未完，編者王鷹同志及其他詩戰線各同志被迫離開瀋陽，據說有些同志還被逮捕殺害了，這就是「要太陽的人」在白區底命運、事實證明了那些要自由的人如要太陽的人的故事中一般命運，被統治者爲了保全自私底利益給「斬」了，那仇恨和憤怒，至今回憶，眼眶中依然發酸哩！但是從這裏面，我們也得出了個真理，就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暴力是征服不了真理的。

「要太陽的人」，是屬於象徵派的，但它與一般的象徵派不同的地方，是象徵着中國今日底歷史的一個血淚事實，這就是高爾基底「鷹之歌」，是現實主義積極革命的浪漫主義，而這浪漫主義又是未來可以實現的。當然；其中還有個事實，那就是在白區時代，作者不能以過於明顯的手法去寫的限制，只能以「太陽」「皇帝」等字眼替代。雖然作品是象徵的，然而作品讀後，依然使我們感到當時所處的環境，是怎樣地被人愚弄和壓榨，統治者是怎樣一個暴君角色在大時代裏串演着。

——故事是這樣的：

是封建的專制統治者，他爲了自己的私利心傷盡天良的欺壓人民。

「皇帝

他自己

奇麗的

享受

山城裏

找不到

一個健旺的人」(見4頁18行)

人民在專制的統治下被剝削，生活是極端地貧窮，如同生活在惡臭底膠泥中般，於是人民天天在死亡，貧病交迫的生活下大家却說不出這罪過是應屬於誰，只是柔弱地相互的以爲是命運的作祟，大家流着眼淚。

(是的；今日的中國多數的老百姓他們依然被愚弄着，被封建殘餘所欺蒙。)日子久了，山城裏的人被折磨而漸漸地醒悟了，漸漸地喧嘩起來抗議了。羣衆到了宮殿前面，憤恨地指責着罪惡的禍首——皇帝。折穿了封建底西洋鏡，這時皇帝正在堂而皇之地慶祝他底生日，聽到殿前鬧轟轟地，詢問爲什麼時，一些狗奴才跪下來回答：

「你的意志

就是

我們的意志

陛下知道的

我們是你的狗

你最忠實的
僕人

如今

你的僕人

不能將

這羣傻子們

驅走」（見41頁14行）

作者這深刻的話，刻畫出那些狗奴才是多麼地卑下，爲惡勢力張牙舞爪，欺蒙、壓榨人民，而在主子邊旁，又是那般慇懃和孝順，像狗受了主子的鞭策依然會搖尾巴哩！另一面，專制魔王——皇帝向他的奴才們怒氣衝衝的罵了聲「狗東西」之後，就狠一樣的撲出去，叫着：

「要寡人的
太陽

反了

反了」（見44頁3行）

多麼可笑呵！昏君以爲這江山是他的私產，瘋狂地命令「斬」要太陽的人，可是越

壓迫，羣衆的反抗力越強，山城裏的人民憤慨之下，起來反抗了。

「歷史的運動
復興了

歷史的光榮」（見60頁3行）

× × × ×

在這裏，我以爲作者作品的好壞評價是次要的，而我希望詩人是把過去的結晶做份總結的成績單，今天上海是解放了，詩人過去對敵人作英勇的暴衆鬥爭任務是過去了。今後文藝的使命，是應如何加強表現這時代底苦難和實際鬥爭過程的演變。現在我們的文藝任務，一方面是反映人民生活，另一面是藉以鼓舞人民對新的時代的加深了解，爲新的時代而努力，同時也是教育性的有慰安的。如果這一個任務我們的詩歌工作把握不住的話，（任何文藝部門都是如此）那就會如逆水行舟般，衝不上去，就只有毀滅。這就是說：我們的詩人擔負不了新的使命，不肯加緊學習，創作不出新的作品，以前所

幻想的就只有窒息，我想在這個新生的時代中，誰都不會否認這個事實的。當然；我們所稱新的創作作風，却不是如有些先生那麼無血無肉的口號式的解放八古，而這創作是要求作者主觀通過客觀條件完整的活生生地富於實際生活體驗的教育任務，它有歷史底限，是肯定的和否定的，（希望將來的，消滅不合理的。）——固然；談到有血肉的創作，這裏面又有個叫了多年的老調：「作家和工農兵結合」的生活態度問題，但是歸根結底的問一聲，你的思想、情感、行動是不是去「結合」了呢？是不是僅僅空洞洞在會議上或討論時當個漂亮名詞重唸一篇去教訓別人呢？是不是純以你詩人高高在上旁觀的態度「觀光」一番的「結合」呢？以及和羣衆結合是不是在不斷的提高自己呢？我以為作家創作中有沒有血、肉，問題就出在這裏面。可是這生活的強調有的人或多或少也發生了錯誤，以為任何人有了生活就可以創作出好的作品，這也是大錯而特錯的，生活

經驗它並不能代表作者的觀點。

記得前些時詩協討論新詩今後的方向問題，有人強調只要有生活就有好的作品，這是真的嗎？不！我們作爲一個文化工作者，思想雖不能和生活脫節，但實際上這當中却不能否認生活只是作者的素材，而這素材是亂七八糟的，要好好地去加工過，因爲出了個「加工」的題目，我們就了解藝術的表現却不是單純的生活而能負荷得起的，它得通過作者主觀的內在了解和遠大的眼光去處理的，若果缺少這個條件，有了生活也會掌握不穩的，忽視了這些條件，而近視的只知道一味強調生活，這未必就能通羅馬？能創作正確的代表歷史任務的作品？

最後我在這裏十二萬分的願望，希望羅迦兄衝過那逆水的關口，衝上去！才一定有個輝煌的明天，我熱烈地期待我的朋友有這麼一個快樂的日子！

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夜于上海

要太陽的人

(千行長詩)

山城上

築起了

寬闊而

崇高的

宮殿

山城里

烏黑的

沒有了

陽光

宮殿

像——

一座懸崖

影動着

山城人民

苦難的

命運

.....

.....

.....

山谷

破裂的

縫隙里

時而

喚來了

冷風

但是呵

山城

依舊是

潮濕

陰暗

霉爛的

城垣

浮着

白沫

濃烈的

霧氣

薰得

山城的

人民

發暈

死亡……

山城的

人

臉上

都是蒼白的

山城的

人

瘦得

像一副骷髏

街坊上

聚集了

一團團的

骷髏一樣的

人們呵

好像在

爲自己底

命運

悲泣

嘆息

皇帝

爲着

他自己

奇麗的

享受

山城里

找不到

一個健旺的

人……

病魔——

在人們的

心靈上

彷彿山一樣

壓着

壓着

.....

.....

天真活潑的

孩子們

染上了

潮濕症

躺在
陰暗的
門庭里
抖着……
呻吟和叫喊……

山城

越來越
可怕了
轟亂了

靜靜地

山城呵
被不安的
折磨
發出一種
醒悟的
聲音
漸漸的